

子·系·列·丛·书
· 险 · 奇 · 怪 · 谐 趣 故 事 ·

风流

FENGLIUGUI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鬼



目 录

厉鬼也风流	(1)
装野汉	(6)
木偶附身	(12)
荒院幽灵	(14)
风雨寒柳	(18)
火柴盒奇缘	(21)
穷货郎运交桃花	(25)
名妓董小宛之死	(29)
猪为媒	(34)
灵狐择夫婿	(39)
青楼侠女	(44)
愿做梁红玉	(47)
绿宝石奇案	(48)
硬性接吻	(56)
此路不通	(61)
恩怨碧升庵	(70)
玫瑰大盗	(75)
火中冤魂	(89)
母女争汉	(94)
出污泥不染	(99)
劊猪汉子遇美人	(101)
石榴裙下的交易	(109)
八品官艳事	(115)
引进色狼	(125)

化装只为一线红	(130)
佛门缘	(135)
婚礼变奏曲	(137)
千里姻缘	(142)
慈禧和她的情人	(151)
红尘无爱	(156)



厉鬼也风流

太原有一个姓王的读书人，早上出来散步，遇到一个女郎，携着包裹独自一个在路上慢慢的走。姓王的好奇，便赶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六七的美人儿，王一见心里说不出的欢喜便问她：“为什么这么早独自在这里走路？”女郎说道：“你一个行路的人，不能宽解我的忧愁，用不着多问！”姓王的说道：“你有什么心事？如果可以尽力，我是不推辞的。”那女郎露出十分可怜的样子说道：“我的父母贪图金钱，把我卖给大户人家；那大老婆很妒忌，日夜打骂我，我受不住她的虐待，想逃到远地方去。”姓王的又问她：“打算去什么地方？”她说道：“出奔的人，哪能说定要去什么地方？”姓王的说：“我的家离这里不远，请去坐坐吧。”女郎听了很欢喜，便跟他走去。姓王的替她挟了包裹，领着她一同回家。女郎看见屋子里没有别人，便问：“你家里怎么没有人呢？”他说道：“这是我的书房。”女郎说道：“这个地方很好，你如果可怜我，想救我，请守住秘密，不要说给别人知

道。”姓王的答应了，便和她双双上床。

女郎便这样躲在他的书斋里。一住住了好几天，别人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姓王的在他妻子跟前，露了一点口风。他妻子姓陈，听了丈夫的话，疑心女郎是大户人家的小老婆，劝丈夫送她回去，姓王的已被女郎迷惑，不听她的话。

一天，他偶然在街上闲逛，遇到一个道士，看见了他，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气问道：“你这几天可曾遇到了什么人？”他回答说：“没有。”那道士说：“你一身已被邪气缠绕，怎么说没有呢？”姓王的又竭力分辨，一直不敢承认。道士转身走去，边走边说：“镇不解，竟有死期快到自己头上还不明白的人！”姓王的听他话说得很蹊跷，便疑心到女郎身上。可是，转心一想，她明明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哪里会是妖怪？心想这道士，大概是靠着驱邪做法事骗饭吃的人，便不去理他，若无其事地回家去了。

当他走到书斋门口，门却闭着，怎么也推不开。书生怀疑她有什么事，便撞破墙头爬进去。只房门也关着，他便蹑手蹑脚跑到窗口去偷看：只见一个可怕的鬼头，头大如牛，青翠的脸儿，牙齿一根一根地露在外面，和锯了一般；一张人皮，铺在床上。又见她拿着一枝彩笔，在皮上涂抹，不久，把笔放下，拿起那张人皮，和抖衣服一样，披在身上，变成一个漂亮的女郎。

姓王的看了这情形，害怕得很，连忙爬着出来。赶紧去追寻道士，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遍大街小巷到处找寻，最后才在荒野中遇到，便跪在他面前，求他救命，道士说：“好吧，我替你赶走她，这东西修炼多年，才寻到一个替死的人，我也不忍心去害她的性命。”便把手中的尘拂给姓王的，叫他挂在卧房门外，临走的时候，两人约定在青帝庙里相会。姓王的回家，不敢进书房去，便睡在内室里，然后把尘拂悬挂起来。一更

以后，听得门外有悉悉索索的响声，姓王的自己不敢去看，叫他妻子出去偷看：只见一个女郎走来，远远地看见道士的尘拂，便不敢进来，只是站在那里发狠的咬牙切齿，好久才转身走去。过了一会，又走进来，骂着说：‘哼，道士要吓我，难道我已经吃进口去的东西又要吐出来吗？’说着便反尘拂拿下来扯碎，再打开房门走进去，一直走到姓王的床上去，撕破他的肚子，掏出一颗心来，然后走了。

他妻子这时才敢喊救人，丫环听到喊声，一齐跑进来，拿蜡烛光一照，见姓王的已经死了，肚子里的血，弄得满地。陈氏看了又害怕又伤心，不敢声张出来；爬在一旁痛哭流涕，等到天明，才叫小叔二郎到青帝庙去告诉道士。道士听了，大怒地说：“我可怜她，不去害她的性命；这小鬼竟敢这样大胆？”说着，便跟了姓王的弟弟到他的家，但女郎已不知到哪里去了。寻了一回，他抬头向四周望了一望，说道：“还好，逃得不远。”又问：“南面那院子是谁的家？”二郎回答说：“是我的家。”道士说：“是否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过？”二郎回答说：“一早就到青帝庙去找你去了，不知道，等我回去问一下。”隔了一会儿，转来说道：“真的有这回事，今天早晨来了一个老太婆，请求我家里雇她做个女仆；我妻子拒绝了她，现在还在那里呢。”道士听了说：“正是那个妖怪了。”就和二郎一起过去，他手里擎着一柄木剑，站在院子当中，高声喝道：“恶鬼，赔我的尘拂来！”老太婆吓得脸上失色，走出门正要逃走；道士手疾眼快，对准鬼怪就是一剑，老太婆便扑倒在地，那张人皮拍的一声裂开来，变了一个恶鬼卧在地上，叫得和猪嚎一样。道士拿木剑斩下她的头。而那身体则变作一堆浓烟，在地面上滚作一团。道士拿出一个小葫芦，拔去塞头放在烟中，只见烟气全被吸入，道士将它装入口袋。众人看那张人皮，眉眼手脚，维妙维肖没有一样不完全；道士把它卷起来，放在袋里，便告辞走了。

道士走到大门口，见陈氏跪在那里拦住去路，哭哭啼啼，哀求他把丈夫救活。他说：“哎呀，我可没有这个本事。”陈氏听他这样一说，越发跪在地上叩头不肯起来。道士觉得陈氏哭各实在可怜，又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我的法术浅，确实不能起死回生。现在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你去求求他，或许会有办法的。”陈氏忙问是谁。道士说：“大街上有个经常躺在粪土中的疯子，你试着去央求他，不过，可要诚心诚意，如果他疯言疯语侮辱你，你也不能恼恼。”二郎也认得那个疯子，就谢过道士，同嫂子一起到街上寻找去了。

他们叔嫂俩来到街上，不用费事，就找见了道士说的那个疯子。这时，那疯子正坐在路边指手划脚地大声乱唱，鼻涕拖了足有三尺长，浑身上下，粘的不是人粪，便是狗屎，臭气扑鼻，脏不可近。陈氏顾不得这些，为了丈夫活命，她老远就跪在地下，用膝盖走到疯人面前，但是没等她开口，疯子就大笑起来，说：“咦！你这个美媳妇敢情爱上我了吧？”

陈氏羞得红了脸，却不敢计较，就悲痛地向疯人诉述丈夫的不幸，哀求他救活丈夫。

疯人笑得更厉害了，说：“哈哈……是个男人就可以做你的丈夫嘛，死了，再找一个！救他做甚？”

陈氏羞得低下头，却不敢还口，只是苦苦求求。

“好奇怪呀！人死了，求我把他救活，我是个阎罗王吗？”疯人越说越火，举起手中拐杖狠狠地在陈氏身上乱打一气，陈氏咬牙忍痛，并不反抗。街上的人都围来看新奇，越聚越多，围得风雨不透。只见疯人故意把一口浓痰吐在掌心，举到陈氏嘴边，用命令的口气说：“吃下去！”陈氏当着众人的面，羞得也简直无地自容，再看那一大把浓痰，实在难以下咽。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想起道士的嘱咐，就勉强把疯人手里的痰吞在口中，浓痰滑

到喉边，觉得象团棉花，咯咯地响着顺喉而下，最后觉得硬硬的一块东西停在胸中。疯人见陈氏把痰吃了，乐得鼓掌大笑：“嘿嘿，这个美媳妇爱上我了！”一边走一边说，一直往前走，连头也不回看一下。陈氏救夫心切，尽力跟在疯人后面。疯人走进一座庙堂，她也跟着进去，但是寻遍各个角落，也找不到疯人的影子，陈氏只得悔恨交集，悲悲切切地往回走。

回到家里，既痛悼丈夫的惨死，又悔恨街市吃痰的耻辱，不由得嚎啕大哭，但愿自己也快死去。她想着先把床上的血污清除了，把丈夫的后事安排好，再去寻死。但是家里的人都远远站着，谁也不敢靠近床边。陈氏无法只得亲自上床清理。她抱着丈夫尸体，一面把流在外面的肠子收进腹腔，一面看着丈夫的脸哭着，几乎把嗓子都哭哑了。正在哭着，忽然觉得一阵恶心，急着想呕吐，只觉得胸有块硬结的东西，从喉内突奔而出，来不及扭头，已吐在丈夫的胸腔里她惊慌地低头一看，原来吐出来的是一颗人心，在胸腔内突突跳动，而且还冒着腾腾热气。陈氏感到奇怪，忙用手将胸腹踊处合起来，极力挤压；稍为一松，就见热气从缝里往外冒，陈氏又忙撕了些布条，把胸腹裹起来。用手去摸尸体，居然渐渐温暖，便扯了被子盖在丈夫身上。半夜揭开被子一看，听得丈夫微微喘息；到了天明，王生竟复活了。他向陈氏说：“我觉得象做了一场梦，只是肚子还有点痛。”陈氏再揭开被子一看只见破处结了一条细线似的痂子，不几天，痂子落了人也好了。



装 野 汉

晚上近10点钟，金兴正打算关酒店的门，姐夫常丁踏进门来。常丁说他去圩上做生意刚回来，估计家里已没有饭吃，想在店里吃了饭再回去。金兴忙准备酒菜。可金兴在村中开的是小酒店，平时备货不多，店里除了余下的几棵白菜外，实在找不出什么下酒的东西来。常丁见状，说：“我们平时各忙各的，难得有机会聚一回。要不这样吧，你到我家问你姐姐，看厨房里还有什么菜，尽管端来，我们好好喝一顿，聊一聊。”金兴要常丁在店里等着，他便往常丁家去找菜。

穿过三条小巷就到了常丁家。走进院门，姐姐房中已黑灯瞎火的。金兴伸手敲门，房中好一窸窣窸窣后，姐姐爱婷在房内问：“谁？”金兴说：“姐姐，是我……”话未说完，房门突然打开，一条人影从门内溜出来，金兴一想，不对，听声音，姐姐好象还在床上摸索。再看溜出门的人，正慌慌张张地朝外面跑去。恍惚中，金兴觉得那人好像用一只衣袖遮着脸。金兴疑心顿起：是贼！忙抬腿去追。门外黑漆漆的，那人早不见了踪影！

金兴返回院内，姐姐房中已亮起灯。金兴撞进房中，不等姐姐发问就急不待地说：“姐姐，快看，有没有丢了什么东西？”爱婷边扣衣扣边说：“你这是怎么啦，更深夜半的来扰人？”金兴把发现贼溜出去的事说了。爱婷说：“你别吓唬人了，有贼进门你姐姐会不知道？”话是这么说，可她目光还是往房内扫了一周，随后说，“没丢什么呀，你是否看花了眼？”

金兴说没有，接着，把来意说了。爱婷说：“我给你姐夫留着菜，你端去吧。只是别让你姐夫喝多了，他一喝多酒就要发脾气。”金兴把菜拿回酒店时，常丁正眼巴巴地等着他。金兴忙反映菜炒好，端到桌上，两人就对饮起来。两杯下肚后，金兴说刚才在姐夫家发现了贼。常丁听说，把举到唇边的酒杯放下，问发现了什么样的贼。金兴又喝了一杯酒，顿时来了谈兴，便把他如何发现贼，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常丁听后，闷着头不说话，脸上似抹了一层霜。金兴说：“那贼子竟敢穿门入室，也太大胆了。若抓住他，该打断他的脚骨！”常丁又连饮了几杯，脸色活似熟猪肝，看着有些令人害怕。金兴觉得有异，问：“你这是怎么啦？”常丁也斜着醉眼看着金兴说：“没关系，我心里清醒得很。我问你，你姐姐对我……好不好？”“那不明摆着，我姐姐是煤油灯，只一条芯！”常丁摇着头说：“不对，你在偏着你姐姐。你姐姐对我……并不好，她脚踏两只船。”金兴第一次听常丁说这样的话，有些意外。常丁又说：“你不是外人，憋在心里的话，我就直说了。你看见的，不是……贼，而是……野汉。”金兴有些吃惊，说：“你喝醉了吧？”常丁说：“早有人告诉我，你姐姐在偷……野汉。我本不相信，想不到今晚却人你这儿得到……证实……”常丁饮干了杯中的剩酒，用办把杯往桌面上一砸，近似叫喊：“贱货……就算你不知羞，可我还要脸皮见人哪！”说罢把筷子一丢，摇摇晃晃地出了酒店。

金兴心想，此事全因自己多嘴引起的，先不管姐夫的话有没有道理，他这个样子回到家，只怕姐姐不会好过的，便草草收拾好桌上的东西，锁

上店门，赶到了姐夫家。

姐姐的房中照旧黑灯瞎火的。只听屋里姐姐声音说：“我留着菜喂你，想不到你灌了疯汤回来却拿我出气，说呀，我哪些地方对不起你啦？”听不见回答，但房中响声渐大，跟着“咚”的一声，金兴以为姐姐被常丁揍倒了，忙擂着门叫：“姐夫，别打了！快给我开门！”房里静了一会儿才亮起灯光，跟着门开了，姐姐把金兴迎进房内。金兴发现常丁连鞋也不脱，人横躺在床上，正在打呼噜。金兴说：“怎么，刚才不是他在打你？”姐姐说：“是他醉倒了，我刚把他抱到床上。”金兴松了一口气，心里说：“不出乱子就好，谢天谢地。”

第二天，金兴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他推着自行车出门，打算买些鱼肉因店。刚走到大道上，发现前面围了一群人，自行车几乎推不过去。他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熟人告诉他：“你姐姐出事啦，你进去看看吧！”金兴放好自行车，挤进人丛一看，身上像被人抽了一鞭似的一阵冷颤。

大道边竖着一根电线杆，爱婷被缚于杆上，常丁挥动着一枝小树杈，一边抽打着爱婷，一边喝着问：“你说不说，那野汉是谁？爱婷头发蓬乱，身上外衣有一外被撕破了，腮颊上有两道紫痕。不知是因为羞怯还是感到委屈，她不敢抬头看围观的人，流着泪说：“我早说过，我没打过野汉，你为何要这般折磨我？”“你还敢嘴硬！”常丁说着，手中的树杈又将落到爱婷身上。金兴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急忙上前，一把抓住常丁的手说：“姐夫，你不能这样！”常丁看了他一眼，说：“走开，你别来掺搅这事！”

这一带自古就有这样的风俗，发现男女之间有越轨行为，男方被剥光身子装在猪笼里示众，女方则当众被绑打，以戒重犯。现见金兴出来阻拦常丁，围观的邓家婆说：“金兴，你姐姐既犯下这等事，你就别护着她啦。常丁手越狠，你姐姐日后改得越干净。”金兴说：“邓家婆，你错了。我姐姐没有偷汉，昨晚进屋的是贼，是偷东西的贼！”常生说：“你别说了。是什

么，我心里清楚，你姐姐心里更清楚！”金兴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兴你绑人打人？”说着，他一把扯下常丁手中的树杈，用力把常丁推开数步，转身给姐姐松了绑。常丁说：“好哇，你姐姐做下这等丑事，你还护着她！”金兴说：“无凭无据，不能冤枉好人！”刚才说话的邓家婆说：“常丁，金兴的话也有道理呀，这样的玩笑开不得，你得说出根秧儿，不能瞎猜呀！”常丁阴着脸说：“她是我的老婆，那事要无根无秧儿我不会这样待她。今日的事到此为止，不过，现当着金兴和大家的面，我要把话说清楚，不管爱婷肯不肯说出野汉，日后我若再发现她走歪道：我定离了她！”说罢，挤出人群走了。

金兴把姐姐带回自己家里，姐姐抽抽泣泣，哭得好伤心。金兴几次想开口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爱婷说：“阿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心里没底。担心我真个做下了常丁所说的事，是吧？告诉你，你要信得过姐姐，你姐姐清清白白，绝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昨夜你叫门时，我睡得正香，有没有人进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金兴心里松了一口气，他相信姐姐。他从小和姐姐一块儿大长，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他知道。家里人都劝姐姐回常丁家去，姐姐不肯。金兴说：“你放心回去，常丁再敢打骂你，我对他绝不客气。”当天，金兴把姐姐送回了常丁家。

可金兴对姐姐并未放下心，昨夜他分明看见一个人从姐姐房里出来。如果是小偷，他会不会再次潜入姐姐家偷窃？要是由此再引起误会，姐姐是有口也分辨不清了。如果不是小偷，而真是一个打姐姐的歪主意的人，想乘姐姐熟睡时下手，那姐姐更是说不清了。我就这么一个姐姐，不能让她受屈受害。因此，在夜间，金兴常悄悄到姐姐的院前房后巡看，当守护神。

一连几天，常丁家里较为平静。常丁不再为难爱婷。白天，他到圩上做生意，天快黑时归家。巡夜的金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爱婷被打后的第7天，常丁一早到圩上做生意，到晚上9点多钟还没有回来。常丁

不在家，金兴担心坏人乘机钻姐姐的空子，就关了店门，朝姐姐家走去。

近几天，村里人正在凑钱，打算过两天请个雷剧班子到村上演。因邓家婆最爱看戏，就由她负责挨家挨户收钱。这天晚上，她挨门串户收钱，可她好说闲话，无论进哪一家都爱叨上几句。因此从天黑到现在，她才走了几户人家。此刻，邓家婆朝常丁家走去。常丁家院里，黑乎乎的。邓家婆在院里叫：“人呢？收钱来罗！”屋里无人应。邓家婆嘀咕着：“怎么这样早就睡了？”她走到房门前，敲了敲门，叫：“常丁，起来，起来！”房里爱婷的声音说：“是邓家婆吗？常丁还未回来，你有什么事？”邓家婆未及回答，房门大开，一条人影猛蹿出来，险些把邓家婆撞倒。邓家婆顿生疑云，不得说常丁不在家吗，怎么屋里藏着个大男人？她想起常丁说爱婷找野汉的事，脱口说：“抓野汉呀！”

人影朝院门口跑去，这时金兴正好又巡夜走到院门口，把逃的人堵个正着。听到叫抓野汉，金兴怒从心起，右手握拳，朝对方猛击过去。逃的人正抬起一只手遮着脸，未提防胸口吃了一拳，被打得连退几步。还未及站稳，金兴又一拳朝那人面部打来，那人遮挡不住，额头上挨了一下，哼了一声，就倒了下去。邓家婆不知从哪里摸来一把长柄扫帚赶了过来，骂着，打死你这个勾引女人的野汉！”举起扫帚把朝倒地的人打去。

爱婷听到叫抓野汉，匆匆披了件衣服，并顺手在门外抓了根扁担追出来，对着倒地的人就打。那人变腔变调地颤抖着声音说：“是我呀，莫打！”爱婷骂着：“劣种，打你算是轻的！”手中的扁担又雨点般打了下去。那人不停地翻滚惨叫着，不一会儿，叫声渐小。金兴怕闹出人命，拦住了姐姐。

这时左邻右舍都赶了来，围住地上的人。有人掀亮了手电。众人看去，大吃一惊，地上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常丁！

在场的人中，最感吃惊的当然是爱婷了。她愣了一阵儿后，丢了手中扁担去拉常丁。常丁却因受伤过重，已站不起来。爱婷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来：“这是怎么回事呀，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捉弄人！”邓家婆怔了半天后，想不通地说：“怪事，野汉竟是你常丁，你吃了疯药啦？”

金兴当然也想不到他打的人会是常丁。他觉得其中定有蹊跷，但见常丁受伤这样重，忙招呼姐姐和邻居把常丁送镇上医院去了。

三个月后，“野汉”的事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常丁近几年做生意，认识了圩上的一个姑娘。常丁富有了，心也变野了。他迷恋姑娘的色相，姑娘羡慕他的富有，一来二去，两人勾搭上了。姑娘放出话，只要他和老婆离婚，她愿意嫁给他。从此，常丁起下与爱婷离婚之心，可爱婷是个贤惠的少妇，要离婚总得有个借口。想来想去利用爱婷贪睡的弱点，乘爱婷熟睡时，用钥匙悄悄开了门，潜回家里，再装成“野汉”跑出来，故意让人看见，只要将爱婷说成偷野汉，离了她，无人敢指责。金兴那天晚上看见的从房里跑出来的人正是常丁。他把金兴从店支走后，抄近路先潜回了家，扮成“野汉”跑了出来，随后又抢先回到店里。被打的那天晚上，他确实回村很晚，碰巧发现了邓家婆从一户人家收钱出来。他估计邓家婆将往他家，便蹑手蹑脚潜回房里，又扮成“野汉”跑了出去。可料不到不但害不了爱婷，自己反遭毒打。

真相大白后，爱婷非常气愤，就与常丁离了婚。不久，爱婷嫁到了邻村一个菠萝专业户家里，听说夫妻恩爱，生活得挺舒心。而常丁呢，因那晚被打坏了脚骨，成了个“拐子”，圩上的那个姑娘便翻脸不认人，说她不能嫁给一人“拐子”。这样，常丁就开始了残疾光棍的苦难生活。



木偶附身

陈欢乐，山西潞州长治县的人。有一个女儿，长得又聪明又漂亮。有一个道士到他家化斋，看到她便去了。从此，那个道士天天拿着钵子在附近的集镇上要饭。碰到一个瞎子从陈家出来，道士追了上去，跟他一道走，问他从哪里来，那瞎子说：“刚才到陈家看八字。”道士说：“听说他家有一个人女孩，我有一个老表想向她求婚，但不晓得她的生庚年月。”那瞎子便把女孩的生庚年月告诉了他，道士便告别走了。过了几天，女孩在房里刺绣，忽然觉得两只脚有些麻痺，慢慢地延伸到大腿上，又慢慢地麻到了腰部和腹部，过了一会便休克了，倒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恍恍惚惚站了起来，打算去告诉母亲。等到她出得房门，只见一望无际的黑波中，有一条窄得象线的路，大吃一惊，退了回去，只见房子住宅，已经被黑水淹没了。又看到那条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只有那个道士在前面慢慢的走，便远远地跟着她，希望能够碰上一个老乡，诉说她所经历的一切。走了几里路，忽然看到了房子，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家门。女子大惊说：“走了这么久，原来还在自己村子里，怎么刚才糊涂到这个田地？高高兴兴走到屋里去，父母还没有回来。又走进自己的房里，绣的那只鞋子，仍然放在床上。走得疲倦极了，靠着休息了一会，那道士忽然进来，女子想要大叫

大喊，喉咙忽然哽塞得发不出声来。道士很快拿出锋利的刀子，剖开了她的心脏，女子觉得飘飘然，离开了自己的躯壳。四下一看，完全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一个陡峭的岩洞，只见那道士用她的血，涂到一个木偶上，又迭指头，念了咒语，女子便觉得木偶跟自己合而为一了。于是道士吩咐她说：“从此以后，就要听从我的差遣，不得有违。”便把那只木偶戴在她身上。

陈家丢了女儿，全家都惊恐不安。寻到牛头山，才听到村里人传说，岭下有一个女孩被剖开心脏死在那里，陈跑去一看，果然是他的女孩，哭着向县官那里告了状，县官把牛头山岭下的居民，几乎都查问过了，找不出一点头绪来。只好把那些嫌疑犯都拘留起来，等待下次仔细审问。

再说那道士走了几里路，坐在路旁的柳树下，忽然对女子说：“现在派你去办一件事，去县里打听审问这个案子的情况，到那里以后，就隐藏在官署大堂审讯的阁楼上。如果看到县官动用官印的时候，就要赶快回避。切切记住，不要忘了！限你辰刻去，巳时回。迟了一刻，就要拿一口针刺入你的心中，使你痛得不得了；迟了二刻，就要刺两针，直到刺第三针时，你的魂魄就被消灭了。”女子听说了，吓得浑身打颤，虚飘飘地去了。转眼之间便到了县衙里，按照道士的吩咐，偷偷地躲在阁楼上。只见岭下的居民一排排地跪在堂下，还没有审问。正遇上要在公文上盖印，女子还来不及回避，官印已从匣子里拿出来了。女子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又沉重又瘫软，纸糊窗格好象承受不起，“曝”的响了一声，全堂的人都非常惊愕。县官叫人把官印再拿起来，又像先前一样响了一声；拿了三次，有一个东西翻落在地下，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县官站起来祷告说：“如果是一个含冤而死的鬼魂，你应当直接向我陈述你的冤情，我一定为你伸冤。”只见女子抽抽咽咽地走上前来，原原本本地把道士怎么杀她、怎么驱使她的情况告诉了县官。县官立即差人去抓道士，到了那棵柳树下，道士果然在那里，抓来一问，便服了罪，于是把那些被看作嫌疑犯的岭下居民都放了。县官便问女子说：“你的冤已伸了，准备到哪里去？”女子说：“准备跟着大人。”县官说：“我衙门里没有地方可以收容你，不如暂时回家里去罢！”女子沉思了很久才说：“你的官署，就是我的家，我就要进去了。”县官还想问她，已经没有声音了。回到家里，他夫人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子。



荒院幽魂

河南卫辉地方有个姓戚的书生，少年风流，敢作敢为。那时，有一座世家大族的大院落，白天经常闹鬼，接二连三的死人，主人愿意低价出售。戚生贪图它的售价很低，便把它买了下来，住了进去。院子大，人口少，东院的亭台楼阁，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艾。家里的人常常半夜三更被惊醒，叫嚷着有鬼。才住进两个多月，就死了一个婢女。没过多久，戚生的妻子傍晚到了那所荒废的楼台上走了一趟，回来便得病了，不几天也死了。家里人更加害怕了，都来劝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戚生不听。只是孤身独处，寂寞凄凉，不免有些悲伤。婢女和仆人又不断地拿闹鬼的话在他耳边叽叽咕咕，他便更加烦恼，生着气拿了铺盖，一个人到荒亭中去睡，点着蜡烛，看看究竟有什么怪异。过了好久，没有什么动静，他也就睡着了。

忽然有人把手伸进他的被窝，反反复复的抚摸着。戚生醒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老的婢女，双层耳朵，蓬乱的头发，臃肿得不象样。戚生知道她是鬼，握着她的臂膀往外推，笑着说：“你这副尊容，实在不敢领教”。老婢羞得面红耳赤，缩回了手，迈着小步走了。过了一会，一个女郎从西北角上出来，神情风度都是美妙，猛然来到灯下，生着气骂道：“哪里来的狂徒，